

判断一个人,要看其“所为”,更要
看其“不为”。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
行。”(《论语·公冶长 10》)其实,“观其
行”,不仅要“看做什么”,更要“看不做
什么”。

比如,判断君子和小人,如果只看
是否谈仁说义,很可能看错,如果再看一下能
否做到不“巧言令色”,就会准确得多。这背后
的逻辑是,君子一定不是“巧言令色”之人。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判断方法:一个
人的“不为”,更能显示他的品质和
底线。

弟子子游(言偃)在武城主政,
孔子问他发现了什么人才没有?子
游回答:“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
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论语·雍
也 14》)意思是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
行路不走小道,除了公事,从不到我屋子里
来拜谒。从不为私事而拜谒长官一事,子游
看出了澹台灭明的品质。

周末的夜晚,终得闲
移步上海外滩,海关大楼
的钟声响起,百听不厌的
《东方红》,亲切曼妙悦心。
提到外滩自然会想到
海关大楼,说起海关大楼
不得不提及大楼的钟声。
因为这钟声,雷打不动,逢
刻必响,不知倦滋味,像个
忠厚守时的“打更”老人,
历尽风雨沧桑,经年坚守。
海关大楼的钟声其实
不小,听起来却并不觉得
刺耳,甚至悦耳得让人舒
服,成了外滩一道独有的
完美“声音”风景。

蟹黄汤包
钟洁玲

扬州包子出名,更出
名的是汤包。各地的灌汤
包都是对它的模仿,只有
它是原创。
扬州的繁华是盐商用
钱堆出来的。扬州当年的奢华生活丝毫
不比宫廷逊色。当年盐商让家厨仿做宫
廷菜,宫廷厨子学淮扬菜,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
汤包里面,最出名的就是蟹黄汤包。
一只蟹黄汤包,比广州酒楼盛饭那只碗的口径还要大!
胃量小的女生,吃一只就饱了。蟹黄汤包很隆重,用一
只红色的高腰碟子盛着,高腰碟形似一只敞口花瓶,瓶
顶托着一只大包子,溢出的汤汁有蟹黄的颜色,其余汤
汁仍在包皮里面荡漾,包子上有十几道皱纱纹,似一朵
盛开的花。端上来的时候,服务员会把一支小小的吸管
交给你,示意你先插入包子里面,把汤汁吸干,再吃包
皮和馅料。吃这包子得讲点儿技巧:不能太热,会烫伤
嘴唇;也不能太冷,冷了汤味就大打折扣,甚至会有蟹
腥。才12元一只的蟹黄包子,果真有点儿蟹味,让人颇
为意外。汤汁还算鲜美,微微的甜,真是难得。

吃包子的地方,叫茶社。扬州最出名的茶社有两
家:一家叫富春;一家叫冶春,都是百年老字号了。
多年前,扬州作家梅汝恺请我们一行人去富春茶
社吃三丁包子和烫干丝。回忆中,富春茶社立于一条小
河上,小河两岸有竹有树,还有丝缕绿荫倒向水中。富
春茶社外观像一座草寮,进去后有小桥流水,餐桌一溜
儿沿着水边安放,餐桌下的木地板是一块块拼接起来
的,故意拉疏了间距,让客人看得见木板下的流水和小
鱼儿,很有点儿小资情调。
此刻我所在的茶社,叫冶春,是御码头总店。与当
年的富春一样,也是建在水边,这道水是护城河,据介
绍,冶春园诞生于明末。清
初园主在这里聚集风雅文
社,从此这里常聚风雅文
人,赏花喝茶咏诗,把玩种
种雅事。写《桃花扇》的
孔尚任题下“冶春社”三
个字。然而让这里出名
的,却是两位皇帝。康熙
、乾隆曾经从护城河的御码
头登岸到这里喝茶。更有
甚者,有一年,在冶春园一
座名叫“丰市层楼”的建筑
里,摆了一次皇家盛宴——
满汉全筵,宴请六百多个
地方官员。从此这里名声
远扬,满汉全筵也响遍了
海内外。



看人,观其“不为”

钱宁

另一个例子。弟子子路和冉求都在季府
做事。有人问孔子,作为臣属,他们对季氏一
定唯命是从吧?孔子回答:“弑父与君,亦不从
也。”(《论语·先进 24》)这是对自己弟子的信
任,相信他们有底线,杀父弑君之
事,决不会跟着干的。
为什么从一个人的“不为”,比
“所为”,更能看出其品质和底线呢?
在孔子看来,人之贤与不贤,
不在于是否比他人某一方面强多少,而
在于是否“知止”。何谓“知止”?“子曰:
‘于止,知其所止’”(《礼记·大学》)——知
道自己的行为应该在哪里停止。
在这一点上,荀子有过更详尽的论述:

因为它是文化的

葛译友

关大楼敲响了第一声钟
声,以后逢刻必奏英国皇
家名曲《威斯敏斯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
放,虽仍播报此曲,但外滩
已经换了人间。1966年改
为《东方红》,1986年改
为《威斯敏斯特》,几经更替,
2003年5月1日起,恢复
播放《东方红》。
当年鹤立鸡群让无数
人艳羡的海关大楼,如今
已“淹没”在现代都会挺拔
的楼的海洋中,记录着上
海发展的非比寻常,见证
着时代的变迁。
外滩如磁石般招引着
八方宾朋,无论是老人,还
是孩子;无论是情侣,还是
战友;无论是农民,还是商
旅;无论是临时路过,还是
常年与之比邻,每当钟声
响起,人们都会凝神用心
聆听,海关大楼的钟声已
经成为上海外滩一个温馨
的文化符号,像个知冷知
热的老朋友,怡心温暖,让
人难忘,让人挂怀。这就
是外滩的魅力之所在,也
是国际化大都市之独特气
质和魅力。

关于海关大楼安装大
钟的说法甚是意味,一说海
关大楼当时为沪上最高建
筑,由吴淞口驶入黄浦江的
外国轮船,一旦看到大楼听
到钟声,起到航标和灯塔作
用,为此黄浦公园还建了水
文站,亦是为船舶安全航
行用,是外滩水域第一景;
一说是学习西方国家海关以
天数计算船舶吨税,超过夜
里12点就另加一天,便于
世界各地船舶统计,等等。
总之,这带着历史沧桑的
旋律早已融入上海的文化
血液中,喜欢这固守不变
的独特曲风。
它温暖着热爱生活的
芸芸众生,曾经非凡地叩
响上海的昨天和今天,必
将和着铿锵的时代步履,
叩响上海璀璨的明天……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
己独一无二的东西,上海
需要这样特殊的符号,现
代国际需要这样的历史积
淀,因为它是文化的!

究竟涅槃
潘华敏 篆刻

草婴先生仙逝已一年。
老先生最后一次进华东医
院整整七年。我几乎每个月都
要去看望他,目睹这根红烛一
点点燃尽的全程。近两年,他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每当走进
病房,草婴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
脸颊瘦削,双目紧闭,不哼
一声,唯独在他耳边说一声“托
尔斯泰”等,他会微微地睁开眼
睛,定神地看看你。
在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时,
还在坚持……
草婴先生对人道主义的逐
步认识也是有过程的。1955
年,苏联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
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
总农艺师》,他敏锐地意识到这
部小说“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
僚主义”的意义,很快就把它翻
译过来,受到了称赞,并在全国
掀起一阵学习高潮。当然,受
这篇作品的影响,写出了一批
“干预生活”作品的作家被打成
右派。草婴虽幸免落难,但在
“文革”中所戴的帽子中有一顶
为“漏网右派”。
更使草婴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他充
满激情翻译的《一个
人的遭遇》,竟给自
己的人生带来悲惨的遭遇。“文
革”中,草婴成了肖洛霍夫在中
国的“吹鼓手”、“代理人”进而
又成了“苏修特务”。他成为重
点批判对象,全家因此遭殃。
正是那段经历,使他认识
深化。草婴多次和我谈,他曾反
反复复思考,为什么他们要首
先抓住肖洛霍夫,因为他们看

“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人之所能
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
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
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
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
矣。”(《荀子·儒效》)就是说,贤者不是
比别人更能干、更多知、更雄辩、更洞察,而是
懂得“有所止矣”。

其实,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是“知止”
——知道人类行为的界限在哪里: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不然,所有的社会进步、科技发
明和经济发展,都会走向文明的反面。
冯友兰曾说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有一种
“负的方法”——某事物,不能直接讨论时,
只说它不是什么,从而显示其某些本性。(《中
国哲学简史》)孔子对人的判断,也可谓是一种
“负的方法”——观其“不为”,也就更能判断其
“所为”。
判断一个人如此,判断一个组织、一届政
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青岛福山路小径 (油画) 陈正瑜

坐船
好多年没有像模像样
地坐船了。王国维一阕《菩
萨蛮》唤醒了我坐船的经历。词云:“西风水上摇征
梦。舟轻不碍孤帆重。江阔树冥冥。荒鸡叫雾醒。舟穿
妆阁底。楼上佳人起。暮入欲通辞。数声柔橹枝。”坐
船,人在旅途,好想入非非。梦在水上,柔情就可想而知
了。晨雾有着梦的形状,却被鸡唤醒了。船从妆阁底下
穿过,妆阁里的佳人已经起床了。多么想打个招呼,与
她说上几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呢,船就划过去了,留下
叹息似的摇橹声,诉说着擦肩而过的遗憾。美好,往往
瞬间来,又瞬间去了,就像船从妆阁底下穿过。
山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沈周《卧游图册》。其中《仿米
山水图》,所画山水被云雾遮掩,隐约可辨。题识云:“云
来山失色,云去山依然。野老忘得丧,悠悠拄杖前。”山
色本无得失。云来了,看上去,有所失。其实不然。云去
了,山色不还是依然如故吗?人常常走
在得失间,患得患失。得与失,在米家
山水的云雾中,遮人眼目。沈石田先生
一语道破:“云来山失色,云去山依
然。”何必在意云来时的失色呢?

俩可以说是两代人,但是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巴老说:“托尔斯泰虽然
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
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
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
树枝上挂起了一盏
灯,给我照路,鼓励
我向前走,一直走下
去。”巴老的这些话
对草婴的鼓舞很大。
到1997年终于完成了这十二
卷共四百万字的浩大工程。接
下来又翻译修订肖洛霍夫的三
卷本。
巴老有一套《托尔斯泰全
集》,这是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
1916年所出,这套巨著在国内
仅有一套半。草婴提出能否借他
把书中的200多幅插图翻拍下

上一次去文庙书市应该是十五年前
了,淘书藏书是我那时的爱好,老公房锈
蚀的双人铁床上铺堆满了我的中外名
著。一九九六年去新加坡“插队落户”
的时候煞有介事地挑了好几本,打算在苦
闷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可惜到当地后
发现英文重要,抱着“落户”的决心,办
公室里其他中国同事都看联合早报,我
却总是先读英文海峡时报,好的文句还
作必要的抄录,所以那六年里读报笔记
攒了一堆,带的中文名著却基本没有翻
阅过。2002年“返城”回国,在机场为
避免交高额空运费,我被迫将“不必要”
的书就地处理,想想至今汗颜。
不管怎样,回国后的七年里再也没有
去文庙,以为自己忘却了,但爱书的情
绪如冬眠后苏醒的小虫,时不时地
搅动我,终于经不起催唤,决定去看看。
门票仍是一元,书摊的摆放也仍似从
前,但书市已然乏味,摊主都换成了
批发的书贩,书的花样品种大不如从
前,淘书客自是不多,难觅沪上海派文
化景观的一丝痕迹,些许宽慰的是几
个熟悉的老摊主还在,一下亲切了许
多,算是找到了十几年前感觉。

文庙本是供圣人孔子的,坐落在南
市老西门的老城厢内,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庙前广场被借用作周日旧书交
易市场。旧书的种类曾经极广,年代
跨度也大,从古籍、碑帖、连环画、
言情、鬼怪、传记、散文、名著、
到画册、邮票、民国同学录,各种老
旧纸制文化商品都能找到;那年正值
大搞“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淘书藏
书也成为当时上海文化人的一大乐
趣,书市名声也极大,至今我远在海
外的同事还都曾听闻其名。

淘书其乐无穷,在茫茫书海中寻
觅中意的那册,会有众里寻他千百
度的喜悦。比起昂贵的新书,旧书
更加淡雅质朴,虽没有华丽崭新的
外衣,却是山清水秀,不掩芳华。而
淘好书是要挑摊位的,有的摊主是
精明的书贩,深谙

行情,没有便宜货和冷门书;最好
去找那些新面孔,他们是来清理家
里或小单位图书馆的库存,不会纠
缠于价格,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所以他们也是那些老摊位的“目
标”,每次书还没摆好,淘书客就
蜂拥上来,风卷残云般的“洗劫”
一番,好书立刻被眼疾手快的拿
走了。

我一度曾有开旧书店的幻想,小
本经营,书香作伴,粗茶淡饭,淡
笑古今。店是没开成,但我还真
去文庙摆过书摊。那天晚上和弟
弟将旧书一本本地标价,再捆得
整整齐齐的,第二天往自行车后
架两边一挂,直奔文庙;到时书市
人已“铺”出来了,除了庙前广
场和两侧的厢廊里有桌椅的摊位
外,主殿两侧的小巷都摆满地摊,
书市只能开到了外面的马路上,
我付费后找了个马路临时地铺,
静等顾客上门,生意终没想象
中的好,半天折价卖出几本,刚
好赚回管理费。

如今互联网时代,科技进步得超
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资讯铺天盖
地,眼花缭乱,无孔不入,新书多
得无从选择,旧书恐怕更无人理
会。总体而言,前辈著者和编者
的功力、严谨和精细,到最终作
品的质量更值得后辈借鉴。读
书是我所看得到的最好的安静方
式,暂时忘却窗外的霓虹,聆听
和思考先哲的教诲,体味生命的
平淡。淘旧书也是读书乐趣之
一。作为城市和建筑学者,我也
确实不知道它的衰微是城市发
展的必然还是偶然。

来,用在他的译著中,巴老欣然
答应。
2005年10月22日,文联
和作协开巴金追思会,草婴从医
院请假参加,他的精彩发言长达
21分钟。
草婴先生得过很多的荣
誉。但在这些荣誉面前,草婴的
头脑非常清醒,在2011年1月
29日他在接受颁奖的时候,致
辞:“……要反对专制、暴力、
实现人道、博爱。这也是我一
生追求的理想。现在我年事已
高,遗憾的是我的愿望和理想
还未完全实现,寄希望于后人,
继续努力。”
回忆起程
乃珊,常常想
去凯司令,明
请看本栏。

冬至的思念